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数字金融减贫的影响效应分析

欧阳优子, 邱雯婷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

【摘要】 本文利用 CHFS 数据和普惠金融指数, 探究了数字金融降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并通过平滑消费——积累要素机, 金融素养等中介机制发挥关键作用, 这为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减贫效用提供相应的启示。

【关键词】 数字金融; 家庭贫困脆弱性; 作用机制

【基金项目】 此文系 2023 年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贫困脆弱性视角下数字金融减贫的效应、机制及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 负责人: 欧阳优子

【收稿日期】 2025 年 3 月 6 日 **【出刊日期】** 2025 年 4 月 18 日 **【DOI】** 10.12208/j.aif.20250006

Analysis of the impact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poverty re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verty vulnerability

Youzi Ouyang, Wenting Qi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CHFS data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to explore the impact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e in reducing poverty vulnerabil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households falling into poverty in the future, and plays a key role through intermediary mechanisms such as smoothing consumption, accumulation factor machine, and financial literacy, which provides corresponding enlightenment for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e.

【Keywords】 Digital finance; Household poverty; Vulnerability; Mechanism of action

1 引言

历经几十年发展和扶贫攻坚工作的推进, 中国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但由于受经济基础脆弱和不确定性风险因素的影响, 地区和家庭内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将长期存在。由此可见, 未来扶贫攻坚的难点将转变为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数字金融作为创新普惠金融模式, 其在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方面的微观作用值得研究。现有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对贫困的影响, 张勋等 (2019)、赵亚雄 (2020) 等的研究表明, 数字金融的利用有利于平滑和促进消费、缓解融资约束、提升收入并最终减少贫困^[1]。罗煜 (2021)、张海洋&韩晓 (2021) 的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减缓了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陈慧卿等 (2021) 指出了中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效应最大, 其次是东部, 最小的为西部。金发奇等 (2021) 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薛龙飞、张哲 (2023)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具有门槛特征。星焱 (2021) 的研究表明, 由于“数字鸿沟”致使数字普惠金融产生了新型的金融排斥和地域分化问题^[2], 也有文献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更多的发挥在非贫困户上。

2 数字金融对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理论分析

2.1 金融可得性

获得金融方面, 传统金融因成本高不愿在弱势地区设网点, 弱势群体面临地理排斥且因征信、抵押等问题难获服务^[3]。数字金融借助技术优势降低成

本, 打破地理限制, 以电脑、手机等终端取代网点, 提供多样化服务, 利用大数据评估信用, 使贫困脆弱家庭能获得合适金融服务, 提升金融可得性。

使用金融方面, 传统金融在弱势地区产品功能单一且存在多维金融排斥。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提供多样化服务, 大数据分析定制个性化组合, 物联网等技术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效率, 满足贫困脆弱家庭对金融服务效用性需求。

2.2 平滑消费 - 积累要素机制

平滑生存型消费, 贫困脆弱家庭常因地理环境恶劣、传统金融排斥等, 在遇风险时易返贫。数字金融跨时空优势使其能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如数字储蓄、信贷、保险等, 帮助家庭平滑消费、应对突发状况、保障生存, 降低贫困脆弱性。

积累发展型要素, 相对贫困长期存在, 贫困脆弱家庭收入难以支持教育、医疗等发展型要素支出。数字金融低门槛、低成本优势使其可为家庭提供教育资金等, 提高劳动效率、促进家庭经济稳定及后代发展, 从而降低未来贫困脆弱性^[4]。

2.3 金融素养机制

改善社会信任程度, 数字金融解决金融排斥问题, 简化手续和条款, 提高贫困脆弱家庭对金融服务信任, 其强大宣传普及能力使村民更易接受金融服务, 提升金融知识掌握程度。^[5]增强风险识别能力, 贫困脆弱家庭接触数字金融后, 通过平台课程、产品须知等获取信息, 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更易咨询理财顾问获取信息, 形成良性循环, 避免过度投机, 规避金融风险, 合理配置资产。

3 实证分析

3.1 基本回归分析

为评估家庭的相对贫困状态, 以 4500*29%定义低贫困线, 4500*50%为高贫困线, 根据 VEP 模型, 采用 Chaudhuri 等(2002)提出的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测度贫困脆弱性。划定了 pk1(低贫困线)与 pk2(高贫困线)两个变量(贫困线以下取 1, 非贫困线以下取 0)^[6]。同时采取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 测度了家庭数字金融程度。

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Pr(VEP_{it} = 1 | Index_{it}, \sum Control_{it}) = \alpha_0 + \alpha_1 Index_{it} + \alpha_m \sum Control_{it} + \mu_{it}$$

其中 VEP_{it}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家庭是否处于贫困脆弱状态, $Index_{it}$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同时采取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家庭数字金融程度。

$Control_{it}$ 是相关控制变量, 表示户主、家庭以及地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it} 是随机扰动项。

数据采用 2011 年、2019 年 CHFS 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回归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数字金融与贫困脆弱性基准回归结果

	(1) pk1	(2) pk2
覆盖广~对数	-0.104 (-1.61)	-0.213** (-2.81)
使用深~对数	0.192* (2.07)	0.205 (1.88)
数字化~对数	-0.835*** (-3.91)	-0.948*** (-3.80)
gender	-0.0126* (-2.09)	-0.0122 (-1.74)
age	0.00115*** (6.30)	0.00172*** (8.08)
mariage	-0.00949*** (-3.87)	-0.0129*** (-4.50)
rural	0.132*** (21.41)	0.173*** (23.92)
size	0.0277*** (15.44)	0.0486*** (23.21)
_cons	4.506*** (5.54)	5.725*** (6.02)
N	15479	15479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5, ** p<0.01, *** p<0.001

回归结果显示, 数字金融对低贫困线、高贫困线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居民收入, 增加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有利于巩固现阶段扶贫的成效, 降低居民返贫概率。

3.2 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对 CHFS 问卷的筛选与统计, 将消费分为

日常消费、耐用品消费、生活消费、生产消费, 发展型消费。并添加了消费总支出与平均每月消费数额两个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见表2), 生活消费、生产消费与发展型消费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最为显著。

表2 平滑消费 - 积累要素与贫困脆弱性

	(1)	(2)
	pk1	pk2
日常消费~数	0 (.)	0 (.)
耐用品等~数	-0.0374 (-0.33)	-0.0591 (-0.42)
生活消费~数	0.000622 (1.09)	0.00121 (1.74)
生产消费~数	0.00482*** (15.12)	0.00710*** (18.25)
消费总支~数	-0.0164*** (-12.16)	-0.0213*** (-12.96)
平均每月~数	-0.00468 (-1.69)	-0.00954** (-2.82)
_cons	0.209*** (14.71)	0.282*** (16.23)
N	35852	35852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5, ** p<0.01, *** p<0.001

此外, 本文还选用了 2011 年和 2019 年 CHFS 问卷中的相关问题构建“金融素养”变量, 并根据问题深入程度将金融素养分为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7]。如下表 3 所示, 金融素养的提升有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效果, 其中高金融素养效果尤为显著, 说明家庭越是了解金融知识、有熟练使用的能力, 其产生的影响将会越高。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检验, 发现数字金融可促进贫困脆弱家庭获得并使用数字金融, 数字信贷保险等提高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平滑消费、助力发展型消费并提升金融素养, 从而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

基于上述结论, 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 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 弥补数字鸿沟, 确保贫困地区能够接入互联网和使用数字设备, 提升数字金融使用持续性^[8]。第二, 提升数字金融素养, 通过教育和培训, 提升贫困人口的数字金融素养, 树立健康的理财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 使得他们能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服务。第三, 建立数字金融服务市场体系及机构与传统金融合作及利用大数据丰富服务内容, 完善数字金融的融资和理财功能, 提高数字金融对低收入人群需求的准确性和内在契合性。第四, 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加强利用数字金融进行资产配置过程中的安全保障与监管力度, 注重防范金融风险, 保护好数字金融使用者的权益。

表3 金融素养与贫困脆弱性

	(1)	(2)	(3)	(4)	(5)	(6)
	29%贫困脆弱性	50%贫困脆弱性	29%贫困脆弱性	50%贫困脆弱性	29%贫困脆弱性	50%贫困脆弱性
总体金融素养	-0.6389*	-0.4611*				
家庭大小	0.1586	0.0405	0.2232***	0.2986***	-0.0214	-0.0476
性别	2.3734	0.1406	-0.2403***	-0.1508**	0.0000	0.8161
教育水平	-0.1060	-0.1569	-0.1769***	-0.2151***	-0.6271	-0.2630
户口	0.0000	0.0000	-0.7310***	-0.6898***	0.0000	0.0000
婚姻情况	0.0000	-0.4143	-0.1159***	-0.1275***	0.0000	-0.4981
年龄	0.0420	0.0141	0.0025	0.0027	0.0076	-0.0007
基本金融素养			-0.1796***	-0.1716***		
高级金融素养					-0.2080*	0.0298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参考文献

- [1] 李涛,彭东蔓.数字金融减贫:研究热点综述及展望[J].财会月刊,2022,(08):154-160
- [2] 星焱.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红利”与“鸿沟”[J],经济学家,2021(2):21-30
- [3] 张海洋,韩晓.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J].金融评论,2021(6):57-77
- [4] 夏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21
- [5] 张栋浩,蒋佳融.普惠保险如何作用于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建设?—基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J].保险研究,2021(4):24-42
- [6] 蒋姣,赵昕东.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J]统计与决策,2022(16):42-46
- [7] 闫玉莹.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贫困脆弱性[D].西南财经大学,2022
- [8] 李瑞晶,王丽媛.数字金融、家庭财务脆弱性与返贫风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南方金融,2022(1):43-55.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